石泉書屋類稿

自序

佐賢年十四始學爲時文　先大夫教曰爲時文而不讀古文猶泝流而昧其源也乃取兩漢及唐宋八家之文授之朝夕吟誦似有所得然不過賞其筆之健氣之盛以冀有益於時文而於古文源流仍茫然也通籍後或徇同人之索求或抒一己之臆見漸有散體記事之作從不敢以示人自維謭陋不但於古之立言者相去霄壤即當代作者亦慚無能爲役倘得謂之文乎雖然嘗側聞宣聖之訓矣曰辭達而已矣注不以富麗爲工也夫觀山者不必因泰華而遂鄙一邱一壑爲非山也觀水者

不必因江海而遂謂澗溪沼沚爲非水也論文者豈必皆沈博絕麗驚世駭俗而後謂之文遂薄指事類情達意而止者爲不足觀乎余年今六十餘矣於文無進境偶有記載惟期達其意中之言而不敢緣飾於其間其果能達耶抑未能達耶亦未敢自信也然覽斯編者即其言亦可以知其志焉舊史李佐賢自

石泉書屋類稿目錄

卷一　論　說　傳　記

卷二　序

卷五　金石題跋

卷七　書畫題跋

題辭

諸作皆自寫性眞不假彩飾所謂風行水上無意成文而文自妙者也致繼圖見仲及吳竹如書有關　國是民瘼非苟作者至家狀及諸傳銘於序事中尤有抑揚往復之致皆傳作也

侍宋晉讀

不必縋鑿幽險標驛瑰奇意之所蓄傾吐悉盡優游夷愉中有自得政如平遠之山千里坦夷令人尋覽無倦又如瀠潭積水微風相激漪汨有聲良久未已非深於廬陵南豐未能辦也

侍馮譽驥讀過謹注

詩作清而能腴淡而彌永不作鏤心刻骨之言自然精義包孕沿河井田諸篇尤徵卓識不磨其往來書簡具見經濟而品題書畫亦皆正法眼藏希早命梓以公同好幸甚

津門王增年讀過謹識

石泉書屋類稿卷一

利津　李佐賢　竹朋

論說傳記

元氣論

宇宙一元氣所積也人皆受命於天而試問蒼蒼之天又何所受命乎曰元氣之運行而已矣人皆託體於地而試問茫茫之地又何所託體乎曰元氣所包舉而已矣天地者生萬物者也元氣者生天地者也氣之彌綸天地者共一太極而氣不見贏氣之分著萬物者各一太極而氣不見絀物之死而之生日日

分取此氣而氣不加損物之生而之死曰日歸還此氣而氣不加益元氣之爲用大矣哉夫氣與理相輔而行者也然有可以理解者亦有不可以理解者天位乎上地位乎下人位乎中日月之代明四時之運行山川之奠定民物之仁壽此可以理解者也雷之迅風之烈山之崩川之竭民物之夭札疵癘此不可以理解者也可解者理之順常也不可解者氣之逆變也使氣有順而無逆有常而無變豈不甚善然而氣不能自主也亦惟渾淪灝灝悠悠蕩蕩默運於虛空之中無心成化而已矣故曰化不可爲

天理論

謂天理無憑吾不敢知謂天理有憑則宜生善不生惡而何以鳥有鳳而不禁鷹鸇之同生獸有麟而不禁豺虎之同生鱗有龍而不禁鱷與獺之同生人有聖而不禁惡不肖之同生不但此也以舜之聖而以瞽瞍爲之父象爲之弟以管蔡之頑而以文王爲之父武周爲之昆弟且使善惡雜揉而生不慮惡之有害於善皆理之不可解者曰此氣數爲之也夫理與數並行善言數者必準諸理而理之窮者必歸於數理窮於數此所以天地之大人猶有憾也然吾謂惟其有憾乃正可以見天地之大

何也今使但生鳳而不生鴟但生麟而不生虎但生龍而不生鱓但生聖而不生愚豈非人心所大快而揆諸造物好生之德得毋有病其狹而不廣者乎且天之一視同仁而無尋區別者又有理焉然賴聖人以爲之補救也聖人出而虎豹驅矣蛇龍放矣鳥獸魚鼈咸若矣且定刑賞而善者賞惡者刑矣用勸懲而善者勸惡者懲矣凡此皆所以輔天理而行即以濟天理之窮者此聖人之有功於天地而實天之善用聖人也故論聖人之功可以補相天地而彌人之憾而論天地之量則不計憾與不憾一任理與氣並行於兩間而無所不容有非聖人所能及

者矣昔四凶見容於堯之世而不見容於舜之世故堯舜並稱而孔子贊則天之聖蕩蕩莫名獨歸之堯而不及舜者其以此也夫

巢由論

世傳堯讓天下與許由許由不受以告巢父巢父曰汝何不隱汝形藏汝光且向清流洗耳曰貪言汙吾耳也說者曰此特寓言未必有此事也自我思之何必無此事耶夫以爲無此事者不過以貴爲天子富有四海此極天下之尊榮人所求之不得者豈肯輕以讓人即或讓人亦爲有辭而不受者蹉乎此誠世俗庸碌之見也夫以常人之心度非常人之心宜其鑿枘不相入也堯非常人也若識見等於常人何以謂之堯其視天下也以爲公器而無私心許由必有可勝天下之任者堯不知則已

堯知之卽以付之亦並無成見也可以讓天下與舜獨不可讓天下與由乎其讓也夫何疑焉若夫辭天下其說有二有重視天下者有輕視天下者重視者念帝王兢兢業業非有所利而爲之也蓋不得已而爲之也設反躬自問於內聖外王之道未敢自信則不敢當此重任也輕視天下者目空千古神遊八埏有超乎天下之上故重其身而以外皆所輕也巢許亦皆非常人也觀隱形藏光之言殆自重而輕天下者歟其辭也又何疑焉且周之泰伯亦能讓天下者也夷齊能讓國亦卽能讓天下者也漢之嚴光不佐光武薄宰相而不爲亦必遜帝位而不居

者也世於泰伯夷齊嚴光無致疑者何獨於巢由致疑也哉

持論正大以讓舜證堯以泰伯諸人證巢由尤為確當　恩表

好逝維侖注

性善說

孔子曰性相近習相遠上智下愚不移千古論性之旨三言徹之矣自孟子標出性善而告子諸人遂各異其說其實性善之說本於性相近無善無不善亦不悖相近之義可爲善可爲不善亦類於習相遠之義有性善有性不善則不出上下不移之義皆與聖言無大謬戾似可無容辨難而顧反覆辨難而不已者豈孟子非歟是又不然夫孟子蓋爲救世之苦心者也時至戰國縱橫捭闔游說之士惟利是圖人欲熾而天理亡矣使無善無不善之說行則人將無意於爲善使可爲善可爲不善之

說行則人將游移於爲善使有善有不善之說行則人將自居於下愚而更不爲善其有害於世道人心不少也告子各家之言其源雖亦本於聖言而其流弊多阻人嚮善之心孟子之言係於下愚不移之義未盡符合而其責人嚮善勉人不可自棄之意則有益於人心者多故曰救世之苦心也不然孟子固善學孔子者於孔子之言豈不聞之乃孔子於性善之旨含而未伸而孟子顧獨剏此論不顧人之異議有此理哉

切當不移亞聖深衷若揭 俞誰注

報應說

客有問余者曰報應之說有之乎抑無有乎余曰信有之矣又問報應之有果冥漠中有司其事者按人記其事而賞罰之乎余曰否天下之人萬億不可勝紀天下之人之事更萬億不可勝紀如每人每事而記之而賞罰之何鬼神之不憚煩夫宇宙之大不過一氣之所積而已人日遊氣中其感召自有不爽者善人所積者善氣以善召善故吉事應之惡人所積者惡氣以惡召惡故凶事應之禍福無不自己求之者所謂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逭者此也所謂作善降祥作不善降殃者此也

所謂積善之家有餘慶積不善之家有餘殃者亦此也至於感應篇陰騭文各註解以及稗官野史所記往往有陰司果報歷歷不爽者亦非盡子虛也何以知之曰仍於人事知之孔子曰未知生焉知死然則既知生又何必不知死陰之有現神也猶陽之有官府也以世間郡縣而論每縣不下十餘萬人每郡不下百餘萬人郡縣官吏不但不能盡知其事並不能盡知其名其或名登郡縣者非泛泛然登之也仍不出善惡之兩途大而忠孝節義有待旌揚者小而科名爵祿有關仕進者皆善之類也重而淩遲斬絞輕而徒流笞杖有關罪名者皆惡之類也外

此則爭鬭訟獄案牘所陳府史胥徒按籍所記善惡互見者也凡此不過千百中之一二耳否則官府並無其名況其事乎夫陰司亦若是焉已矣然則報應自己召之者其常也亦有鬼神主之者其偶也以其偶而概其常不可也故知不必每人每事而記之而賞罰之也客又曰積氣感召之說既聞命矣敢問善惡亦有時爽報何也曰亦不外積氣之說也夫積氣有厚薄之殊故感應亦有遲速之異彼爽報者安知非上世所積者厚餘氣未盡故不能當時速報之歟又安知非本身所積者尚薄須遲之又久待後世而後報之歟且氣又輔理而行者也理有正

變其果報者理之正其爽報者理之變耳使但有正而無變則古今成一依樣葫蘆之世界造物固不如是之板滯不靈也故君子觀於此但修德而不責報至庸人知有報應可以戢其怙惡不悛之心作其改惡從善之氣其有功於世教匪淺也故報應實可信其有不可謂其無

陰陽偏毗說

北方之人毗陽南方之人毗陰何以言之醫家之療病也北人多用洩南人多用補反是弗瘳其宜洩也是內有熱而毗陽也其宜補也是內生寒而毗陰也雖然均是人也何以南北相反如斯也余甞疑之而未解今觀飲水而知之矣人莫不飲也北方之水性熱南方之水性寒故飲之者各有所偏也雖然均是水也又何以南北相反如斯也蓋宇宙間不過陰陽二氣而已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斯道也固萬事萬物所莫外也北方之天時多寒寒則陰在地上陽入地下南方之天時多熱熱則陽

發地上陰伏地下試觀汲井者冬則水熱夏則水寒是其明證北方之水多得冬氣南方之水多得夏氣所得之氣有陰陽之不同故飲水之人亦陰陽之偏毗也是說也前人未經發明夫乃知名理祇在目前人之習而不察者可勝道哉

范蘇山先生傳

王漁洋先生曰濟河以北有通經學古之大儒焉曰范仲亮先生余亦曰渤海以南有敦德行能文章之醇儒焉曰范蘇山先生先生為仲亮先生之族裔孫屬余姊丈又余師也余弱冠時先生館余家者二載余又從學於濱邑者一載侍函丈久故知先生最悉逮先生謝世思為立傳而慮先生之品學有未易以揣擬形容者故躊躇而有待客夏吾甥遜嶠以傳請余曰是吾志也詎敢以不文辭耶先生諱承俊字友泉號蘇山始祖好禮為宋文正公後裔元至正間自玉田遷霑化之范家莊曾祖岸

祖士丙俱歲進士父穀貽乾隆甲午舉人歷任長垣定興滿城知縣母王宜人先生性篤孝友少失怙奉母惟謹所以曲體親心者無弗至以故太宜人之鍾愛尤甚焉兩長兄謝世與仲兄退軒刺史承遜夢驤明府承愿怡怡一庭友愛無間鄉黨稱之性情和平樂易無忤於人而交友必信爲謀必忠雖無負於人常若慮有負於人者蓋其居心之厚人所難及而非親炙者不能知也幼聰慧讀書過目不忘同邑韓逢伯先生名進士也先生遊其門稱入室弟子通經術工文章旁及詩古詞賦靡不殫究年十六入郡庠尋食餼張南崧學使歎爲奇才年十八中

嘉慶癸酉副車二十六值道光辛巳
恩科舉孝廉與兄退軒同榜一時文名藉甚壬午癸未屢試禮
闈俱薦而不售壬辰春復上公車復薦而孟夏已歿於京寓年
僅三十有七初先生家貧屢無以奉親膳乃設帳假脩脯博菽
水歡嗣是友教無虛歲主濱州講席最久每批一文改一藝必
曲折詳盡而後止以故從遊者日衆蘇蕉鄰廉訪敬衡高次封
太守貢齡張曦臣明府銘曉及余皆先後成進士登賢書者更
不乏人皆受益於先生者蓋先生之心力爲已瘁矣夫今天下
士不必經明行修而掇巍科登膴仕者比比也先生內行純粹

絳帳傳經沾被後學而獨艱於一第既不使登瀛洲直清秘以光黼黻休明又不使博一官半一邑以見諸施行且不永其年遽然以逝嗟之造物生才之意不有令人難解者乎雖然先生之歿今已三十餘年矣而邦人士追念前型往往欷歔感歎而不能已後學推名師者必以先生爲稱首詩云有斐君子終不可諼兮先生有焉殆與仲亮先生均所謂歿而可祀於社者與奚必以不得志於當時爲憾也與先生元配丁氏繼室爲吾仲姊敕旌節孝子三長遊修出嗣次遊錢遊嶠俱廩生足世家學云

末幅抑鬱悲慨中極卓犖激昂之致蘇山先生爲不死矣俞注

范仲敏先生傳

范仲敏先生諱承恩字謹叔又字仲敏號夢驤落化人家世已詳蘇山先生傳中不贅述先生乃長垣公之仲子而蘇山先生之胞兄也余既爲蘇山先生立傳又念昔年四上公車與先生皆同寓朝夕親炙相視莫逆近年解組歸里時復把晤相得益歡仲敏屬余字先生晚年亦以此爲字曰吾兩人性情同識見同即字亦何妨從同遂以同字弟呼余余交遊徧天下而愛我之深無逾先生者故知先生亦莫余若也今先生謝世已四載忍不濡毫爲一傳梗概耶先生於道光辛巳舉孝廉方正

賜六品職銜乙酉鄉試登賢書乙未大挑以知縣用分發關中
知宜君縣事三月即引退請降選曲阜學博尋辭去優游林下
者數年考終時年七十有一先生不修邊幅屑屑若無能者而
守正不阿遇事能斷有不為威怵不為利疚之概嘗作迂叟記
迂叟者蓋自謂也所記生平事蹟甚詳其言毋遘疾廢劇奉湯
藥忘寢食者累月毋殁以瘠攜幼弟就婿某省以稱貸往以托
鉢歸析箸時盡以田廬讓如弟皆早年事也又言屢躓南宮欲
以良吏顯令某邑輕刑薄賦緊無積牘民德之司訓某邑於脩
脯外無所取未十年以假歸遂不出則中年事也又言延祠以

奉先積穀以贍家猶節孝總坊以彰風化則晚年事也。然以余所知其軼事又不止於是也。憶昔同寓時見先生股有瘢痕問其故不答。蘇山先生曰此吾兄刲股療母之舊跡也不願人知故不答也。家居時積穀計食若干日。至則分有贏餘或疑狐助先生曰吾豈肯受伊助者。乘餘於道自是無餘。余歸田時訪先生於里。第問厭辭官之由。答曰方今學官所爲皆違心之事。所受多非義之財。校官亦須取給於人。故皆非所願也。壁懸一聯曰知止不辱知恥不殆。辭尊居卑辭富居貧。臨語蓋先生所集。其志節固可想見云

論曰先生之舉孝廉也輿論翕然以爲名實相符今觀行誼信乎其相符矣且也去就之際吾人之品節志趣見焉禮曰君子難進而易退也然世人博一官進一職終老其身知進而不知退者何可勝道如先生者非所謂易退之君子歟

世父若甫公家傳

咸豐初粵匪猖亂由南及北時值承平日久民不知兵而武弁懈弛營額空虛賊過處土崩瓦解無能禦侮者甲寅春犯東省陷金鄉陽穀聞警世父若甫公適官其地教諭同官某謂公曰我輩教職無城守責盍去諸公不聽當是時邑宰文公莅任甫數日倉卒無計二月廿九日警報急公及邑宰募勇三百人授兵登陴期以死守未幾賊至如潮湧守陴者皆哭公謂邑宰曰賊逾數萬我以未練之卒數百人守此彈丸恐不能支然我輩食祿義當死無所逃也邑宰以為然遂與公分守東北門日晡

邑卒中流矢東門陷公聞變亟下城曰吾司鐸學宮乃吾死所也奔回端立大成殿階側以待賊賊果至問公何人公曰死毛賊何必問我利津李某誓不與汝兩立也手執刃斫賊賊剚公右手左手復抬刃賊又剚公左臂兩手俱墜公復以首撞賊罵益厲賊衆以戈擊公公噴血及賊面遂遇害先是有李狗兒者從公服役年餘賊至時潛伏神案下窺公遇害哭失聲不自禁賊搜出脅之同行半途逸回述公死狀如此故人得知其梗槪事定後大府奏聞於

朝家

恩卹贈加國子監助教銜雲騎尉世職長男復賢遂襲職焉猶憶癸丑秋佐賢由閩歸里路出張秋鎮距陽穀數十里遣价逆公至舟中盤桓一晝夜問公所欲公口無他欲惟思得一利劍耳抵里後遂以一劍奉寄然未喻公意也事後追思請劍時殉難之志已決矣豈不痛哉公諱友綏號心齋若甫其字也先世見田公諱登仙世稱李神仙事蹟載邑乘三傳至庭怡公諱愉官四川江油縣知縣四傳至允升公諱嘉猷官廣西按司經歷是爲公祖即佐賢之曾祖也允升公三子長爲先大父季爲桂峰公諱莊太學生乃公考也公幼嗜學弱冠後遊庠中嘉慶

己卯科副舉人補咸安宮教習奉

旨以知縣用以家貧親老急需祿養詮選期遠請改教職初授鄉縣教諭以憂去此任陽穀蓋服闋後所選授者也公生平孝友口不言人過懿行不可殫述茲從略不書所可異者公和平樂易終身無疾言遽色且聲色博奕之好不異常人而見危授命大節凜然論者皆以爲賢者不可測云

臨汀郡署梅園記

臨汀郡署在九龍山之陽署後爲梅園方廣二畝許園以北枕山麓迤邐爲坡俺坡之中爲文昌閣供奉梓潼帝君左爲觀音閣供大士像右爲平臺宜登高眺遠附郭山色嵐光帶圍環繞一幅橫看子如荆關妙手爲之圖畫也臺之右爲福德祠祀本衙土神祠右爲山神廟祀九龍山神則余所創建者坡下方亭居中東爲蕉林西爲梅林南爲竹林空翠交映方亭東北曰習射廳余與同僚較射之地也東南曰十七樹梅花山館館北連內宅署中幕舍俯瞰盡在階下其宜覽眺與平臺無異余懸一

聯曰階前花竹憑欄賞郭外雲山當畫看甚高曠治為書室琴書圖畫羅列左右退食休憩之所也方亭迤西曰三友書屋屋計三楹窗虛四面兒輩夏日讀書處屋後木筆花團欒如蓋木樨花金粟飄香屋前椶櫚怪石點綴有致屋之西北余建一茆亭錫名宿花取茆亭宿花影之義並題詩有夜深花睡去問誰能喚醒之句謂此也亭之北舊有避池已淤塡余引山泉入池種藕以還舊觀亭西栽竹竹外隣桃臨花時嫣然含笑掩映綠筠不僅三兩枝也園中佳植梅為主此外雜花繁卉不可枚舉園遺古木多有數十圍者皆百年以外物濃綠參天如到深

山窮谷幾忘其爲官廨每當春和景明秋高氣爽夏午納涼冬日賞雪風景四時無不宜之夫今之居官者簿書鞅掌日不暇給其官署湫隘者無論矣即或崇樓夏屋畫閣雕楹不過以互之壯麗求其具林巒之盛兼獲遊覽之暇者蓋百不得一焉余素抱山水癖丙午春奉

命來守此邦值

國家承平無事之時而汀郡僻處山中政简刑清又地非孔道無過客酬應之煩因得與茲園爲緣或脫巾獨步或與客偕遊宜敵棋子聲丁丁然宜彈琴絃聲冷冷然與林間鳥聲泄上泉

聲互相應答仙者賦詩飲酒惟意所適盡官府而有山林之樂焉天之賦余何其厚與雖然天之待人者厚則必不宜自薄清夜捫心所以撫綏民生何答天眷者宜何如報稱也耶余蓋益兢兢矣

嘗見龍翰臣殿撰所書聯語名士種花無俗韻書生爲政有仙才云云敢注此二語於此後爲吾　叔須也　翁謹注

石泉書屋藏書記

昔人謂胸中不用古今澆灌則塵俗生其間照鏡則面目可憎對人則語言無味又曰世家子弟須以數百卷書浸貫於胸中雖悠悠忽忽土木形骸而遠神自出讀書固若是其亟也又云饑可當食寒可當衣寂寥可當好友當食當衣特甚言之當友則誠不易之論也是以柳公綽藏書各分廚格司馬溫公置讀書堂陸務觀作書巢他若曹氏之書倉申氏之墨莊以及鄞之范氏天乙閣禾中曹氏倦圃溫陵黃氏千頃堂名聞海內凡以讀書關重則藏書尤不可輕視也吾家先世遺書半已分析自

先大父端恪公宦遊楚省載歸八櫃先君子清毅公游滇游粵復購若干卷及余身而歲有增益於是乎積而多矣因倣曝書亭著錄之例略爲變通分爲六門曰經曰史曰子曰集曰叢曰類而時文試帖律賦及一切應試之作不與焉萃男貽良區別而鱗次之每門五六千卷三四千卷不等合之不下三萬卷雖未敢云坐擁百城居然富有而在海鹽僻壤亦幾幾乎稱少有焉夫自粵匪倡亂十餘年來盜賊蠭起風鶴時驚令人廢書而歎儻使餘年復覩承平得遂讀書之願不必問其益吾心者若何益吾身者若何但於花晨月夕息影蓬廬靜對一編以當良

朋昭語則所以救之者不在斯乎不在斯乎此外又何求焉與日者傳之子孫能讀是書而以經濟文章名於世者上也涉獵旁通各有所得者次也束書不觀而猶不忍墜壞者下也至如杜暹所謂鬻之豎之爲不孝者則非吾所敢知矣附記之俾後之人知所警焉

重修長清縣學碑記　代

謹剏復迭嬗新故乘除者天道之當然亦人事之當然也而官署之廢興其小焉者也余自咸豐庚申司鐸茲邑任事以來見學舍傾圮欲興修而慮其力不逮也同治癸亥春賴闔邑紳士捐貲重修不數月而工竣雖無輪奐之觀聊可爲風雨之蔽斯役也因斯邦人士之善樂殆亦乘除迭嬗有數存其間耶昔曾叔孫所館雖一日必葺其牆屋吾尤願後來者之隨時修葺勿使新者之復故復者之復剏也是爲記

因倚日潔勝概擅九河之二　俞誠注

石泉書屋類稿卷二

利津　李佐賢　竹朋

序

道光甲辰　恩科江西鄉試錄後序

洪惟我
皇上孝治光昭
文思丕被歲在甲辰預開
萬壽慶榜覃敷
作人之化

恩至渥典至隆也屆期禮臣以江西考官請得
旨命臣梁觀儀往典厥事而以臣李佐賢副之伏念臣山左廝
材至愚極陋今春奉
命充會試同考官涓埃未效悚惕方深茲復仰荷
温綸俾佐大省掄才重任撫躬循省彌切悚惶謹偕臣觀儀星
馳抵省齋祓入闈殫力衡校錄士如額擇其文尤雅者恭呈
御覽臣例得附言簡末臣竊惟人臣忠藎之義莫大乎以人事
君
國家闢門籲俊需才孔亟而其權則寄諸司衡之一二人將欲

任若將欲存眞去僞崇實黜華用收得人之效豈有他哉仍於
其文辨之而已夫言爲心聲發爲文章尤人品心術所見端也
銘經鑄史之詞可知其學之富焉切理饜心之論可知其識之
明焉淸眞雅正之體悱惻纏綿之音可知其性之純情之篤焉
江右彭蠡匡廬鍾毓靈秀自宋以來名儒輩出況今遭逢
景運沐浴
聖涯豈無瑰奇特達之士克自樹立接踵前賢者乎臣與臣覲
儀悉心校閱擇羅再三敢云甄拔無遺然載取其醇理範於正
庶幾遴拔貢其才爲異日表見之地是則區區私衷所仰酬

聖天子推恩錫類簡賢進良之至意於萬一者爾翰林院編修

國史館總纂臣李佐賢謹序

葉蘩圃詩經大旨人物輯略序

同治辛未余膺東平講席茂才葉君景岠以其先人蘩圃先生所注詩經大旨見示曰先人於五經各有著述遭捻逆之變盡散佚此其幸存者懼其久而復湮也望先生序而行之余受讀一過每什揭其總綱每章疏其大意不外興觀羣怨之旨兼及鳥獸草木之名雖皆采取前人成說然亦可謂用力之勤矣夫詩自康成而後代有傳人至朱子而集其成若

四庫全書所收及通志堂經解

皇清經解所紀說詩者更不可枚舉就中元之吳草廬今之顧

亭林皆世稱邃於經學且深於詩者或編遠宗朱子近承顧氏之說而於吳氏議論小有異同如吳曰風雅頌皆古樂章鄉樂之歌風朝廷之樂歌曰雅宗廟之樂歌曰頌風因詩而爲樂雅頌因樂而爲詩茲則曰二南正雅及頌入樂者也至列國之風及變雅不入樂者也吳曰七月夏時詩也異代之詞故附風詩之末茲則曰周公述后稷公劉之德作詩以戒成王謂之豳風此類意見各歧有待折衷然從古解經人自爲說原不劃一不妨並存也近時吾鄉空山堂牛氏亦有詩志之刻其書但記心得發前人所未發者有益成學而初學則無從悟入茲編則成

學初學無不宜之其有功於葩經豈淺鮮哉先生久躓名場晚年以著述爲事羽翼經傳迴異俗學攻東平自兩漢六朝唐宋以來傳人接踵據州志所載著作已一百四十餘種其中注詩者宋有王景文詩總聞

國朝有趙嵐之詩經提綱惜皆未見此書一出紹續前賢津逮後學洵無愧色已

吉金壽石齋詩序

周楳卿太守癖嗜古泉與余有同好癸亥年邂逅歷下訂交莫逆見輒談泉以爲樂嘗盡出所藏俾余決眞贋以余爲酌加甄別閱歷較多也余念其虛懷受益好古敏求必有大過人者然初不知其能詩也一日談泉之次現出詩稿見示且索余序自維謭陋何足以序君詩而君意不可卻又何妨即論泉者以論詩乎夫以古泉之易滑也傳世者歷久而彌少作僞者積久而日多去僞存眞獨具隻眼即同一眞品而求近代之泉精且美者百不得一焉中古之泉精且美者千不得一焉若上古之泉世

所罕覯絕無僅有者萬不得一焉然亦有所見甚夥上古之泉反不及中古並不及近代之可寶者則又以少爲貴以罕見珍之說也詩也者發乎性情者也有詞藻而無性情與僞泉同又或出風入雅抱杜尊韓而不能獨闢門徑亦如齊莒之刀列國之布非不貴且古也而不足新耳目則猶非希世之珍也抗懷古昔以詩名者代不乏人肇於漢魏盛於中唐自唐迄今不可殫述其卓然自立稱爲名家者譬泉之千百選一者也其宗法百世稱爲大家者猶青錢之萬選者也君詩不拘一格或居清琬之宗或露英傑之氣具此美質更富年華異日者方駕名家

而退蹤大家抑或超邈名家而並不囿於大家又誰限其所至乎余老矣近惟編古泉滙一書聊以自娛詩學則無能爲役君之泉今方始有將來少有富有當有層累而日上者君之詩與年俱進亦似泉之精益求精富有而日新焉余尤拭目俟之矣

不類而類說來頭頭是道新奇穩必傳之作　娙畬謹注

武定詩續鈔序

國朝山左詩鈔經盧雅雨張南松余秋門諸先生凡三選予田居多暇謹取而讀之因考吾郡之作者盧選四十餘人張選八十餘人余選僅七八人耳慨然曰吾郡詩教豈今不逮古與何湮之多而今之寥寥與抑亦無人爲之編輯採選者無遺錄取以致遺佚者多與吾郡詩鈔自惠民吾宗味初公編輯始明代以迄

國朝中葉得詩十二卷文獻略備誠盛舉也迄於今又七十餘年矣而闕焉無聞此數十年間後學繼起未必不可追蹤前人

況前鈔所選倘有人雖存而詩有遺珠者更有詩與人並遺之者及今網羅散失千百中倘可有一二之存儻再聽其散佚恐不免與風烟俱化豈不並可惜哉昔雅雨先生序山左詩鈔曰此後死者之責也吾於吾郡詩鈔亦曰誠哉後死者之責也獨是收吾郡詩俾俗雅者攷人片長自見每變表揚斯世所同也而吾郡士習知希我貴往往併一生之心力抱殘編以終老甚至傳之子孫遺命秘藏不以示人者所在多有苟無足觀而災梨禍棗褻瀆剞劂世者不自量也有可觀而深藏若虛惟恐人知者亦未免情之矯矣孔子曰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微論宿

儒碩學不得志於時者其人易湮即達官顯宦焜燿一時當時
則榮沒則已焉數百年後且有莫舉其姓氏者惟賴有著作流
傳令後世如見其人則詩之存亡其所關豈淺鮮哉吾慮吾郡
之著作今猶及見者久或無存因即前鈔以後之詩訪而錄之
又即前鈔所遺之詩補其缺略而訂輯之而海邑吳中澤孝廉
及吾邑趙余田明經復助余搜羅於各邑詩稿有一徵即至者
有屢徵而後至者亦有展轉徵求而仍不至者遲之年餘集成
二十卷又益以家集四卷其得詩品之數其人則有爵位顯赫
以逮叔賤無聞之士有詩有足錄爲吾所及見者未嘗不錄焉

非敢有所軒輊也其詩則自關乎風教通乎政事或正言或諷諫者固有足尚即遊覽贈答吟風弄月自適其性情者亦道收焉不敢拘一體格也雖摭拾不必無遺然裒然成帙儼與日輶軒之使有採風於東海之濱者以是編進之庶吾郡之文獻不致歎無徵焉是則鄙人搜輯之志敢告無罪於前人者夫

沖淡典雅文如其人殆古人所謂有德者吾師馮屐雲夫子以平遠山擬之有以也　裴雄遊雜僉謹注

楊子惠憶得偶存詩稿序

咸豐辛酉余謬膺濟南講席先後四載楊坦夫茂才因有葭莩之誼朝夕過從評書讀畫結翰墨緣而論詩尤往往先得我心知其學有淵源迥殊於俗學之專工帖括也一日出其先人子惠先生憶得偶存詩稿見示且索余序余受而讀之佳篇絡繹目不給賞大抵氣格原於中唐而抒寫性靈不蹈襲自尤爲深造而有得者方知坦夫之家學相承其由來者遠也夫歷下自邊李而後代有詩人而近世周二南余狄門諸君子亦俱名噪一時先生與之馳驟壇坫間諸君子稱其嗣音邊李洵不誣

哉所惜者以鴻盛之才而終老牖下未獲大展其抱負耳然迹國北有何宗詩有一卷傳亦抵公卿貴迄於今先生往矣而試登千佛之山泛明湖之水徧遊覽之芳蹤想行吟之樂趣令人慨慕流連風流未墜固已卓然可傳於後矣又奚必以顯達爲貴與哉以翁中間有香奩體疑其傷雅然聖人刪詩不廢採蘭媲芬之旨況唐之元白溫李杜牧之諸公亦多饒風趣後世且有專工豔體者誠以言志永言苟能得性情之真即無悖雅旨若必以正言非論詩繩詩人恐無與高叟之言詩也是爲序

石泉書屋詩鈔自序

余之於詩特寄耳未敢自命爲詩人也童年愛讀唐詩輒學拈韻弱冠後習帖括業此事遂廢壯年通籍漸有餘暇泛覽歷朝名作微窺古人門戶不禁望洋而歎爲之擱筆自知力薄才疎於古人無能爲役也間有即事抒懷之什隨作隨棄往往過而輒忘以爲不足存也丙辰就養重入春明何子貞朱伯韓兩君各以詩稿見贈且俱以學詩勗我子貞曰吾友有兩人焉皆有詩人之性情而皆不爲詩何也兩人者君與鄭小山是也他日又曰海棠無香鰣魚多刺李竹朋不爲詩豈非人間憾事伯韓

曰君勿自棄何必求勝前人但得有隨已自可傳即使遠遜前人然能留得一編供後人之雌黃不猶愈於並此而無之乎余感良朋相勖之殷搜索往日焚棄之餘得詩二百餘首近年詩隨作隨錄不計工拙而並存之復得二百餘首共輯一編昔鄧子湘與王漁洋論詩曰譬如候蟲時鳥啁啁啾啾亦若自適不計聽者之入耳否也是編也固未敢抗希前哲然寄興攄情誠有如候蟲時鳥之自適其適者所以副良朋之期望者如是而已後之覽者或以爲可與言詩或以爲不足言詩甚且覆醬瓿焉糊醬瓿焉均吾所弗遑恤矣

寶鼎堂泉幣拓眞序

戊午春鍾麗泉農部訪余於京師宣武城南之人海藏廬遂出所藏泉幣拓眞索序余受而讀之雖未能大備然亦不乏佳品洵可珍也禮曰獨學無友孤陋寡聞古泉爲金石中之專門而歷代之制作見焉標新領異日出不窮往往有前人所未覩可補史傳之闕者尤非集思廣益不足以致疑徵信余之嗜此廿餘年矣海內同好得訂交者尙不乏人如劉子敬吳我鷗戴醇士三前輩呂堯仙中丞李古農司馬皆收藏富而決擇精者至吾鄉吳子苾陳壽卿兩同年亦各儲珍品而劉燕庭方伯更集

諸家之大成參互考證益擴見聞撫今追昔不過十餘年間耳而諸君子歸道山者已居其半其存者或返故里或宦遊遠方不得復聚首入春明訂新交者惟鮑子年中翰此外竟難索解人茫茫人海寥寥同心根觸前塵渾如昨夢有不禁流連感歎者矣鍾君年甫弱冠銳意求古且與燕公同里意者前賢遺韻其耳目濡染者深耶不然何以好古者每與東武絲緣耶他日講求討論學與年進所獲或突過前人正未可量余竊幸斯道之未墜而尤喜吾鄉繼起之有人也遂濡毫而爲之序

觀古閣泉譜序

余於古泉有嗜痂之癖廿餘年來於海內藏泉家如戴醇士劉子敬吳我鷗諸前輩劉燕庭方伯葉東卿年丈李古農司馬顧湘帆參軍吳子苾呂堯仙陳壽卿三同年皆得訂交互相投贈而獨憾未晤鮑君子年咸豐丙辰重入都門故交寥落而子年適官薇省相見恨晚訂新知若故交焉余向集泉譜裒然成帙君亦有觀古閣泉譜之集出以相示且索序予受而讀之其搜輯間有予所未見者其議論多有先得我心者予復何能贊一辭然默而思乎又適各言爾志之義無已則就吾兩人之異同

者言之可乎孜君之遊踪多在秦中故得秦以後之圜泉居多余往來齊燕趙之間故得三代刀幣爲多此遭際彼此之異也余拓泉共爲一編借拓者附複者次之君於友人泉各爲一編多多益善此體例繁簡之異也余之嗜泉在通籍後年已三十矣君則童而習之此資格深淺之異也君於價品辨析毫芒攷之不遺餘力余雖薄眞惡僞然千百中或不免一二之存則鑒別寬嚴之異也然吾謂兩人之用心有小異而大同者何也今世好古者少況古泉屬金石之一專門名家者尤少吾輩同癖者世或以玩物非之否則以覓小笑之其實鐘鼎文字起於

商周泉則自虞夏以還確有可據是古莫古於此也歷代帝王之制作厚生利用因革損益於是乎存其稱名也小其取類也大所謂物薄而用可重也如吾兩人之研究遠稀洪文安泉志之遺近接初渭園所見錄翁宜泉彙攷之續期於信今傳後俾好古者得所折衷焉斯又不僅為識小之一助也因兩人之不同而同者也斯言也非笑者所聞之當必有箝口而退者是又吾輩解嘲之論創以為序未識君以為然否

古泉滙自序

今天下有一無所好之人也哉信而好古者聖人也敏而好學者賢人也下此則名利之好食色之好常人也乃世人動曰無好果無好乎抑不能好聖人賢人之好而好常人之好其好有不可告人者乎余不然不特有好且多所好童年好音律好圍棋好花木以及印章硯石紛然雜陳所好且屢廢而荒而不能自禁也弱冠後復有書畫及金石之好而金石中尤以古泉為尊好以家貧不能致鐘鼎此輕微者或易致也初居里門囿於偏隅見聞未廣繼遊歷下之任城往來齊魯駢睽間隨地訪求

浙有增益通籍後供職都門所見日富仍苦好之而無力然過眼心動目者每不惜重直購之雖輟衣減食弗恤也而海內同好者如劉子敬吳我鷗戴醇士三前輩呂堯仙中丞李古農司馬陳秋穀茂才顧湘舟參軍及吾鄉之劉燕庭吳子苾兩方伯陳壽卿侍講皆得訂交諸君子亦互有投贈於是乎積而多矣且諸家與泉俱經借拓裒然成帙紙墨之富尤足償所好焉爾嘗留明几淨展轉摩挲覺古香古色流溢几硯間引人入勝覘尋常嗜好彌覺醰醰其有味也迨出守臨汀僻處山隅孤陋寡聞向所好者皮高閣數年幾瀕而忘之今重入春明數日良朋或

歸道山或返故里即欲續古歡訂譜好不獲覃晤一人撫今追昔久不禁感慨係之矣而幸遇鮑子年中翰子年亦與余同好者也出所藏弆相與質證往往見所未見新知創解亦或聞所未聞且助余搜羅間有新得而夙好復怦怦欲動焉子年曰吾兩人之用力勤矣子間居多暇曷彙爲一編乎余曰唯因念泉譜者錄隋經籍志唐宋藝文志及鄭氏通志馬氏通考王氏玉海皆收之而顧烜封演張台陶岳李孝美董逌諸譜錄僅存其名今世所傳者惟宋洪遵泉志一書又往往爲人所訾明代邱濬胡我琨徐象梅諸家之譜亦不概見我

訪著錄者不下十餘人各抒所見俱成一家言然精核者或失之簡略賅博者或失之繁蕪求免不備之憾況幸際昌期地不愛寶近時出土刀布多前古所未有者而圓錢亦愈出愈奇使非續爲著錄聽其散佚豈不亟可惜哉因取歷年拓本參攷諸譜遂加詮釋共爲若干卷或有誚余者曰以有用之精神坐銷於阿堵中子之好不亦癡乎余曰否夫泉之爲物雖游而用可亟也問世有一物而兼歷代之文字者乎曰無有也問世有一物而備想朝之制作者乎曰無有也刀布之古文奇字多六書說文所未備漢唐以後之泉則篆隸眞行一代之書

法俱在是文字變化之無窮更勝於碑版也范金合土歷朝之
制度見焉厚生利用歷朝之利弊見焉况標新領異之泉尤多
舊史食貨志所未載者論古者按圖者稽亦可補志乘之闕而
正其譌是制作沿革之所關尤重於鼎彝也則余是編竊附於
不賢識小之列而即小見大固不僅快一人之嗜好亦不僅供
同人之玩好已也雖未能好聖人賢人之好較諸好官人之好
不可告人者不有若勝一籌者乎遂付剞劂以公諸當時之同
好並以貽天下後世之同好者

雖人淺致妙道得款款深深　俞諴注

石泉書屋藏書序

余家舊藏書既分六類而零星散帙或一卷或二三卷分門既苦其繁瑣插架又厭其參差思欲彙爲叢書以歸畫一而宦游多年解組後復以俗緣紛擾無暇及此蓄志未遂者久矣辛酉秋自歷下歸里值逆氛逼近偃文修武更不能從事於茲入冬幸獲安謐憂患餘生藉此消遣率男貽艮收其散佚分之合之以書之高低廣狹相併者爲一類共分六集每集各以經史子集爲次得書若干卷是編也蓄志於廿餘年以前成書在廿餘年以後亦非旦夕所能程功奏效者矣吾後人其世守勿墜

或積年而續增焉是余望也嗟乎天下事之散而無紀者特患人不為理之耳不然散亂者胡不可歸於整齊也耶則又何拆編可推也

益智錄序

自經史以逮諸子百家其立言不同而大旨總歸勸善懲惡而已顧正言之或不入不如喻言之之易入也莊言之或不聽不如詭言之之動聽也此稗官野史有時亦與經傳相發明也辛酉秋解君子儀訪余於濟南論社出所著益智錄見示適值逆氛不靖匆匆旋里未遑卒讀壬戌春仍返歷下解君復來索序余始受而讀之歎其寄意之深且遠也士君子乘時得位往往於文章無所表見烜燿當時或沒世無稱焉即或有志著述而撫拾諸儒之語錄獨取考據之陳言令人讀不終篇輒思掩卷

又其拙者搜隱怪而有悖於經常騁妍詞而不止乎禮義豈其發人心而維風化也難矣斯錄也遠紹搜神述異齊諧志怪之編近仿聊齋志異之作雖近遊戲而一以勸懲爲主殆主文譎諫之流與所謂與經傳相發明者其在斯歟論詩者謂窮而後工解君懷才不遇藉此以抒其懷抱固宜其文之工也是錄一出將見洛陽紙貴其終湮沒不彰耶較取科名登膴仕者所獲固已多矣何憾哉

書畫鑑影序

嗜酒者欲戒飲而往往不能戒也好色者思禁慾而往往不能禁也好書畫者亦然書畫非布帛之可衣菽粟之可食也然鑒賞名蹟心領神會雖廢時曠日有弗恤者此中樂趣可為知者道難爲不知者言也昔坡公有言人當寓意於物不可留意於物誠哉見道之言然又云薄富貴而厚於書輕死生而重於畫夫以書畫而薄富貴輕死生果寓意乎抑留意乎可見寓意不留意公亦但能言之未能行之矧聰明才力不及公萬一者乎余之留意於斯者四十餘年矣自弱冠後即抱此癖似有夙緣

初恨見聞之未廣又苦眞贗之難分迨供職都門得縱覽於廠肆或假觀於同人又遇吾宗季雲前輩當時所稱精鑒者也相與質疑辨難別僞求眞漸能窺見古人門徑此後外省遊歷所經聞見愈廣然均作雲煙過眼觀未遑一一記載也迨中年得賦遂初優游暇日因念昔人論古書畫謂近代者託於形以傳遠代者託於聲以傳天壤之大名蹟之多所不得見者不知凡幾然使接吾目者詳悉記錄俾後之覽者得想像其形而不僅以聲傳不亦快乎遂取歷年所得及當前所寓目者仿江村銷夏之例而變通之隨閱隨錄積久成編訪之者或以爲玩物喪

志余曰不然蓋吾人事無鉅細貴有真性情焉苟性所真好雖阮孚之屐嵇康之鍛世或不盡非之況書畫爲人所同嗜粗之不離乎迹象精之可通於神明淺之備觀覽之資深之有身心之助歐陽公云既知書畫真有益信乎其有益也真知之焉能不篤好之也且夫嗜者旨酒在前而曰吾不知其甘必其病壹者也否則無不知其甘也西子太真在列而曰吾不知其美必其瞽目者也否則無不知其美也書畫之怡情更有甚於味與色者如非解人則已果屬解人而猶託言寓意不以真好自居非其人而有真性情乎故是編所以存古人之真蹟即以誌鄙

人之真好而不解玩物之識也同好者觀之或不以此言爲不然

桑梓之遺書畫冊序

濰邑陳晉卿孝廉乃吾師文懿公之猶子而壽卿同年之肇季也昔年邂逅歷下因世好遂得訂交且嗜書畫與余有同癖情彌洽也詢余日近集桑梓之遺書畫冊尚未竣事而鄉先輩翰墨已收存不少余聞而生羨別後契濶數載時深溯洄於所謂桑梓書畫者尤心向往之以未得一見為憾今秋里居多暇訪壽卿於濰陽因與君重晤始獲縱覽是冊不禁動觀止之歎也按是冊肇於高南阜先生續於郭桓蓀先生共得七八十冊君又繼兩先生之後彙成二百餘冊較前冊精益求精其中忠臣

孝子名公鉅卿騷人墨客聚練斷簡莫不兼收而方外閨中以及名宦流寓但於梓鄉有關者亦附存焉且人人皆爲小傳俾閱者視遺墨如見其人可謂搜羅富而用力勤矣夫記載書畫不乏陳編然如清河書畫舫鐵網珊瑚書畫彙考墨緣彙觀庚子銷夏記江村銷夏錄等書皆不過同雲烟之過眼藉資鑒以娛情已耳從未有會萃專蹟成此鉅觀者近代惟顧湘舟參軍曾集吳中畫扇共爲一編然僅成數冊較是多寡難易有不可相提並論者茲之所收博取發微闡幽錄存一郡之文獻所關抉匪同不等玩物之喪志又豈僅供文人之雅好矣乎惟所收

齊人較詳齊人較略詳由近者購求易得遠者聲氣難通故有
不能徧及者歟若今索序於余且委余代爲蒐求余何敢以不
敏辭謹綴蕪詞以列附驥若云拾所未備咨綴遺闕聊報命可乎

利津李氏貢舉制藝序

國家以制科取士而鄉舉里選之法廢士君子致身通顯舍斯道莫由科名顧不重乎哉昔有人爲詩多格格不達王漁洋以問汪鈍翁鈍翁曰此君坐未嘗能爲時文耳時文雖無與於詩古文然不能八股則理路終不分明又王惲玉堂嘉話載鹿菴先生云作文當從科舉中來不然而汗漫披猖是出入不由戶也乃今之學者才力不逮既於文律多疏而高明之士又或動時文爲不足道甚有以科目爲詬病者抑何其所見之淺也猶憶廿年前先兄紱之謂余曰吾家舊有考卷之刻而硃卷則散

佚無存惜其久而湮也爰彙輯之余曰諾而宦遊南北未暇從事於茲今幸得賦遂初於家藏故書中檢得此編蓋先兄所彙訂者乙卯丙辰男鼎貢又聯捷鄉會闈其硃卷亦附訂焉至先後則以科分爲次而詩文俱仍原刻存其眞也今夫爲學者其弊有二曰畏難曰倖獲畏難者衰足不前倖獲者未程功而即責效之二者雖受病不同而其學之無所得則一也即舉業亦何莫不然茲編也雖不期問世然藏之家塾傳之子孫俾知吾家世習儒業負文名稱宿學者代不乏人乃迄今登鄉會榜者無多蓋懷才猶不必盡遇斯事固有不易言者矣而其中佳篇

間有佣錄揣摩𢘓稱命中者果使學者兼優掇青紫亦可以當左券則倖獲之心與畏難之心均不可存焉若夫繼繼繩繩代取科第俾茲緇層累而日增焉斯則先兄裒集之志亦余之所厚望也夫

魏又瓶學博制藝序

古文與時文規模雖異其爲載道之言則一也自明迄今作者林立而諸大家之所以不朽者要皆原本經術使道理充積於中而後發爲文辭如萬斛源泉隨地湧出無論平奇濃淡俱能吐棄一切卓然成一家之言非然者縱依傍韓蘇規摹史漢亦不過優孟衣冠未見其有合也況其降格者乎魏又瓶學博司鐸上杭因公至郡出其藏稿見示余授而讀之氣息醇茂根柢盤深其精核處每與傳注相發明殆所謂原本經術者歟憶余曩年讀君元墨雍容大雅嘆爲名手而以不獲一見其人爲憾

何期廿餘年後竟得同院一方且樽酒論文互結此翰墨緣也幸何如也顧君與余俱領袖鄉薦又同出何文安公之門余今歷碌簿書於文章無所表見君則學與年進制藝特其餘事他日著述等身抗行古作者之林視余之所獲不既多耶是又余所撫衷滋愧者矣

石泉書屋制藝自序

是編皆余十九至廿九十年中所作也都門僑寓長夏餘閒檢舊篋得之重閱一過恍同隔世蓋拋荒此事者已廿餘年矣回憶髫齡即習此業初惟向機調詞采求之而理解茫然年十九始悟前非盡焚舊稿一變而爲清空白鍊之作然仍未知所宗也弱冠從吾師范蘇山姊丈遊示以題理之求眞題界之求細悲其反於古也規之以先正慮其違乎時也範之以體裁如是者有年遂成此不古不今之藝使由此進而加密所造當更有深焉者惜乎通籍後專攻詩賦此事遂廢造詣之止於是也然

且衰而輯之災及棗梨者何也豈以此末技沾沾自喜耶曰非也聊以誌授受之淵源且欲使覽斯編者知余應試伎倆不過爾爾業已獲售非人所難能也所以鼓舞後學使知所勉也若云持以問世則吾豈敢

石泉書屋制藝補編序

余幼習舉業專爲應試起見非冀傳世也迨刊制藝若干首爲鼓勵後學起見亦非期問世也近年同人索觀者夥有譏其篇幅之少者有病其文筆較瘦疑非場屋所宜者因取選餘之藝亟刊若干首益之昔所擯爲平庸無足觀者今亦間存數首爲其尚近墨裁也夫制藝雖代聖賢立言然程功難於傳注而討效並不及傳注縱使發明經義脗合語辭亦不過雕蟲小技何關大道況經義未足發明語辭未必脗合乎乃一再剞劂而不已旁觀者得無笑其多事乎余滋愧矣

節孝祥孺人七旬壽序

凡事可爲而爲之者其爲較易不可爲而仍爲之者其爲較難甯武子之愚所以稱爲不可及也乃若勢處萬難知其難而不投其難卒之昭大節伸大義始終不渝以成其志此士大夫所難能者而竟於巾幗中得之豈尋常抱節守貞者所可同日語哉李子襄茂才勤以制舉業從余遊一日謂余曰勤有叔母程孺人乃從叔諱鳳霄公之德配也苦節五十載前已請於朝旌其門閭今屆七十矣族黨將稱觴介壽丐先生一言以慰母志因述孺人事迹恭詳余聞之而肅然起敬也援稱孺人

生於利邑之雙井家本清門年十七歸李室逮事舅姑以孝聞不幸舅姑繼歿夫亦歿孺人年二十無子僅餘夫弟二人家鮮擔石儲煢煢無依戚黨竊危之且有謂苦節不可貞者孺人曰吾惟死與守兩途耳然使徒以身殉塞責其如兩季何於是茹苦銜哀任紡績操井臼勤勞倍至撫育兩夫弟飲食而教誨之如母之於子者弟長爲之授室今各成立皆孺人之力也於戲可謂賢矣夫嫠之守義者衆矣然皆有子可守者也否亦衣食粗給者也乃孺人之遭際更有令人難堪者而能委曲求全延宗祀於不墜是非徒李門之孝婦實李氏之忠臣也古之人托

孤寄命稱爲君子若此處萬難而仍爲之者視古君子何多讓焉余生同里閈且屬舊史氏表彰幽隱是余責也因舉其節義之大者書之以冀光簡冊而壽千秋固不僅進壽觴而致百齡之祝已也是爲序